

論《隋賢〈出師頌〉》中「晉墨」引首 非「明人拼配」，而是清人續鳧

——兼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六人專家組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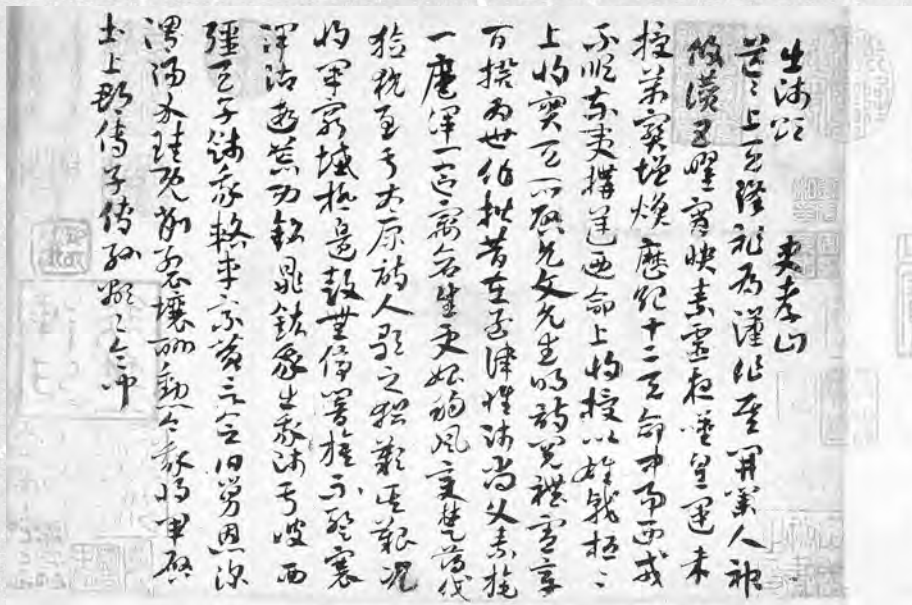
／穆棣

二〇〇三年六七月間，鑒於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向北京故宮博物院定向拍賣所謂「西晉索靖真跡〈出師頌〉」一事，在海內外書畫、鑒定界乃至更大的範圍激起質疑問難的軒然大波。究其原委，嘉德早先一再聲明公開拍賣而後驟變為定向拍賣（且售價昂達二二〇〇萬人民幣）以及眾多媒體空前介入，互相渲染，推波助瀾，均不可否認固屬重要因素。然而其首要誘因，卻不能不以卷中所謂「宋高宗御筆」之「晉墨」引首實乃贗鼎一事的被揭秘為真正的導火線。緣此前嘉德（包括作為其學術支撐的大師、顧問）屢屢以經宋高宗欽定的「西晉曠世墨寶」的名義作誇飾，動輒張大其詞，而專家大師亦莫不作如是觀（註一）。「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自然招致對於本帖的

種種疑慮，真所謂一時疑雲籠罩，誠亦勢使然也。後經北京故宮專事延請以徐邦達、啓功等領銜的六人專家組一致考定，以書面形式鄭重宣布：「晉墨」引首為「明人拼配，但不影響作品本身的價值。」論據或即「引首用紙上所繪龍形為明代風格，宋高宗書花押與真跡不符」云云（註二）。是論既出，迄今已逾百日，而學界未聞異詞，或乃已成定論歟！

然而筆者以為，此說不但遠非無懈可擊，更有「硬傷」在焉。其一，僅以「引首用紙上所繪龍形為明代風格」一錘定音，顯然不甚嚴謹。簡言之，所持論據既未經證實，其結論又從何而來？假令真與史實相符，何不逕直形諸筆墨，詳論所以，又何必遽作斷語？其二，「晉墨」即使是偽，但何以見得必為「明人拼

配」？專家組此說從何而來，可得而聞乎？即此二端，顯見在不同程度上挾帶有較大的模糊性及不確定因素，其與通過嚴格格論證然後再下



圖一~1 傳世隋賢《出師頌》本幅

結論的研究方式大相逕庭。因而極有必要重新考訂。

經筆者對眾多史實爬梳剔抉，綜合分析，足以斷「明人拼配」之說大謬。「晉墨」引首乃清人胡亂所添蛇足，其與明人了不相涉，又豈可張冠而李戴之？進而究詰，則又可核准其作偽時間不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乾隆七年（一七四二）之範圍。因知所謂「明人拼配」之說不過本無其事，查無其實而已也。

以下分而考述。

一、論「晉墨」引首之出籠與明人風馬牛不相及

明清之際目擊此卷（《出師頌》）（圖一）者甚夥，其中詳盡載錄其特徵者則主要有明詹景鳳、王世貞、孫鑣，明清間吳其貞、顧復，入清後吳升、安岐等計凡七家（註二）。茲據時代之後先依次錄其所述（其涉及之卷中特徵則以重點號標出）。

1. 詹景鳳《東圖玄覽編》凡先後三次記述《出師頌》（註四），其卷二「《出師頌》」條下，略云：

本蕭子雲書，而宋高宗滲金標題及跋者，皆謂索靖書。高古精深，渾然天造，直入大雅之室，非六朝人不能……

卷三「王太常藏索靖書史孝山《出師頌》」條下，云：

章草，蒼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鑿。雖鋒鐫斂，而奇趣妙思，妍態麗情，包舉無限。臆此《頌》幼安必原書有二本，是本則御府本也。後有友仁跋，友仁題為「隋賢」，不知何據？其一則文壽承於都下買得，數年後以七十金售與項元汴。即予前所見者是已（筆者按，即下條在項氏家所見者）。然項本以熟純毫寫，是本則半禿筆寫。具麗情妍態，尤難為，更奇也。

「附錄題跋」一條，略云：

項氏出觀《蘭亭》，後又出馬（原書案：馬字疑誤。筆者按，馬實「焉」字之訛）。索靖章草《出師頌》一卷，是真跡。……是日上巳，修禊溪上，觀此卷重題。己卯年（筆者按，即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年）。

2. 王世貞《弇州山人集·續集》「晉索靖《出師頌》」條下（註五）云：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仿佛，而結法特加道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筆者按，此處漏「印」字）、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數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內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

3. 明孫鑠《書畫跋續》卷一「隋賢《出師頌》」條下（註五）云：



圖一~2 隋賢《出師頌》中「晉墨」引首

師頌」條下（註六）云：

……敬美此本不知得自何人，未曾與余言。司寇謂勝文本，當由墨色鮮明耳。小米既目以隋賢，並司寇謂自幼安臨出，恐皆屬懸斷。但果係宣和紹興真物，亦即是書林至寶矣……

4. 明清間吳其貞《書畫記》卷四「索靖〈出師頌〉一卷」條下（註七）云：

書法秀健，丰神飄逸，為絕妙書法，然非索靖乃唐人書也。紙墨佳，為宋時刻石之祖本。卷後元暉題跋云：「隋賢之書，但不知隋賢是何人。仍有題識，惜忘記之，此係宋思陵之物。」

5. 明清間顧復《平生壯觀》卷一「晉索靖〈出師頌〉」一條（註八）云：

硬黃紙書。紙墨如新，前後古印十三。可辨者唐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涯「永存珍秘」印、越國公鍾紹京「書印」、宋內府印三、宣和政和諸璽全具（註九）。前題「索靖〈出師頌〉」五字，後題「右〈出師頌〉」隋賢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鑒定。後宋末人二跋，明人跋者，如王弇洲昆仲、王伯谷，精於鑒賞者極推許之。

6. 清吳升《大觀錄》卷一「索幼安書〈出師頌〉」一條，其按語云（註十）：

……本身古印九方，「紹興」璽二方，前後宋綾隔水王敬美鈐縫印……字類章草，所謂

銀鉤蠶尾，於行筆中見之。余觀兩晉法書，求如此〈頌〉之神滿意足、無滯毫頓墨者殆不能有二。而米元暉猶曰「隋賢」，則晉書中絕之語幾成信案，能不為此〈頌〉叫屈？……

按語之後，詳錄此〈頌〉帖文、米氏跋、卷後無名氏及元張氏二題，與今見〈出師頌〉墨跡並無二致，可見得係此本。

7. 清安岐《墨緣匯觀》「西晉索靖〈出師頌〉卷」一條（註十一）云：

淡牙色紙本，光瑩堅厚，紙墨如新。章草十四行，筆法淳古。帖內前後舊印累累，押有王涯「永存珍秘」印、鍾紹京印、宋內府印，「紹興」連珠小璽、「內殿秘書之印」，及朱文「養笠軒」大印、「歷代永珍」朱文印、劉氏二印。後米友仁紹興九年四月七日一跋，定為隋賢書。後又二跋，一未款，一導江張達善，皆意為索靖書。然此本是晉是隋，俱不失為神妙之跡。前引首篆書「晉墨」二字於龍箋上，後一押，上蓋「御府圖書」一印，為南渡宋帝書。……此經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題識，今卷內無存。

按：1. 綜合以上七家，例皆詳記宋高宗內府鑒藏、米友仁題識、王敬美收藏之事，以及自唐以來古印等固有特徵，顯見即《隋賢》〈出師頌〉墨跡卷無或疑焉（註十二）。

2. 細釋諸說，於所謂「晉墨」引首之事，明詹、王、孫三家灼然未載；明清間吳、顧二

家亦復如是；又清康熙間吳升亦無記載；七家中惟安歧始予入錄，然已至康、乾期間。至此，則真相漸趨明朗。為確定諸家觀覽之時間（段），酌加歸納如下：

① 明三家之觀覽在萬曆年間

茲據詹東圖觀項家本（即宣和本）在己卯（萬曆七年，一五七九），而寓目「隋賢本」時則稱項本為「前所見者」，則必在己卯之後；復按東圖此書所記諸條，最晚不得遲於萬曆乙未年（一五九五）（註一三），故其觀時當在一五七九年至一五九五年之間。至於王、孫二人所見之時當與東圖相後先。故泛言之，明三家獲睹是卷在萬曆年間。

② 餘四家之獲觀均在入清之後

餘四家中，吳其貞為最早獲觀者，時為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詳考見下文）。鑒於顧復著筆之始已在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而吳升、安歧更在其後（均見下文詳考），則三人之獲觀亦在入清以後不言而喻。

3. 鑒於上述，則假引首與明人有染與否，大可不言自明：明三家無載，則無形之中業已透露消息——萬曆間並無「晉墨」引首其事；後數十年，迄至吳其貞觀覽之際，假引首依然闕如，則其猶未出籠，更不待言；及至其後顧復、吳升亦然，唯安歧始睹「晉墨」，則假引首與「明人拼配」了不相涉，又何庸深辨者

乎！「明人拼配」之說大失其考乃可據此而鐵定矣。

二、論「晉墨」引首的作偽、拼配在於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乾隆七年（一七四二）之間

至於假引首的作偽時間，由於卷中並無相關的文字著錄，因而只能在明清七家中求索。又由於七家均乏明確的時間記錄，遂使考證一度陷入困境之中。誠如前文考述，從明三家雖大致可證明萬曆年間假引首尚未出籠，但並不表明其後的情況；因而，倘若希冀有所發現，則其重點目標唯有鎖定在餘四家範圍之內。

四家之中，吳其貞目睹此卷的時、地、人諸項的水落石出可謂是典型的突破，其餘三家則分別採用不同的方式考證。

詳言之，吳氏之獲觀在於清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地點為江蘇泰興，收藏人即當時烜赫有名的宦宦藏家季寓庸（因是）銓部。

筆者注意到《書畫記》頗為獨特的成書體例：全書大抵為日記式著錄，即按年月序次逐條錄其所見。其可貴之處是觀於或購於某地、某人之手，往往敘述分明，此為追溯名跡流傳之序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憑，而其餘傳錄大多委而弗錄。尤為難得的是，間於某家獲覽頗豐，亦決不例外；不過，並非逐條皆予注明，而是諸條之中，其前數條或十數條惟記與書畫名跡

順治十三年吳其貞在季家獲觀名跡簡表

序號	名跡名稱	所在頁碼	序號	名跡名稱	所在頁碼
1	賀知章〈孝經〉	446	11	米元暉〈楷書金剛經〉	452
2	王右軍〈千字文〉	447	12	米元章〈朱文公二帖〉	452
3	索靖〈月儀帖〉	448	13	宋元小畫冊二本	452
4	王朗〈杜詩〉	449	14	虞永興〈陰符經〉	453
5	楊庭光〈藥師佛圖〉	449	15	張長史〈草書千字文〉	454
6	趙千里〈歸去來辭圖〉	449	16	王右軍〈蘭亭記〉	454
7	王珣〈伯遠帖〉	450	17	關仝〈千岩萬壑圖〉	455
8	李延之〈雙蟹圖〉	450	18	張樗寮〈楷書歸去來辭〉	455
9	索靖〈出師頌〉	451	19	黃筌〈寒菊幽禽圖〉	455
10	僧法暉〈謝葵圖〉	451			

相關之內容，至於人、時、地諸項每每備載於末條。因而是類著錄，若僅從字面上瀏覽，除末條外其餘諸條概無人、時、地要素；而實際上，如能洞悉內在規律，正不妨順藤摸瓜，從而推彼而及此。殊不知其末條所載人、時、地諸項，正為其前諸條所共有，兩者完全通用；所異者，僅表象之有無而已。筆者對其所錄〈出師頌〉及其前後諸條逐一推敲，適屬此類，遂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其首條為「賀知章〈孝經〉」（註十四），末條則「黃筌〈寒菊幽禽圖〉」，〈出師頌〉居其九，計凡十九條。

詳見上表所載：

末條「寒菊幽禽圖」略云：「……以上十九書畫觀於太興季因是先生家。是日所見，余記中有者右軍〈袁生帖〉、唐人郭填右軍〈平安帖〉……時丙申（一六五六）二月九日。」十九書畫細目可於表中一一檢得。此為明清間鑒家過目《隋賢〈出師頌〉》的文字著錄中遺留下來的唯一具體日期，其彌足珍貴，可想而知；亦是季氏作為清代安歧之前此帖唯一可考的藏家的堅證。季氏之收藏無疑為其流傳之緒增添了一個重要環節。以此類細節向為專家們視而不見，故表而出之，或可稍補史傳之闕。

較《書畫記》成書稍晚的顧復《平生壯觀》，其時間跨度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可從顧氏所撰自序考得（註十五），則其目驗〈出師頌〉，最

書名	著書始年	成書之年	時間跨度
《書畫記》	崇禎八年（1635）	康熙十六年（1677）	四十三年（註17）
《平生壯觀》	順治十五年（1658）	康熙三十一年（1692）	三十五年
《墨緣匯觀》	康熙四十二年（1703）	乾隆七年（1742）	四十年（註18）

早不得在順治十五年之前。換言之，假引首的現身時間上限不得逾越這一年代。

吳升《大觀錄》成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註十六），晚於《平生壯觀》二十年整。其始錄於何時，因乏相關證據而不得其詳。倘以與其時代仿佛且皆盡平生之力著書立說的吳其貞、顧復、安歧作參照，復以三人成書所耗歲月加以折衷，則《大觀錄》耗時亦當在四十年上下，庶幾與一般規律相吻合。據此，則《大觀錄》似當始於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左右，此年上距顧復著書之始年足足有十五年之久。換言之，假引首的出現大致不會早於此前，或當屬於合乎情理之推測。

至於安歧《墨緣匯觀》，為諸家中最先記錄「晉墨」假引首之事，但以觀覽時間闕如，又其成書亦屬晚年匯纂並依時代重加編次之類，因而只能約略推測其所見時間不能遲於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而此正是假引首出籠時間之下限。

綜上考述，從理論角度嚴格考證，則《出師頌》中「晉墨」引首的作偽並拼配當界定於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的八十四年之間。不過，鑒於顧復所見之時未必定是成書之始年；同理，安歧所睹亦未必恰在其成書之末年（此類概率甚低），因而在事實上未必真有如此漫長的時間跨度。

三、結論

《隋賢〈出師頌〉》中「晉墨」引首為清代骨董家妄增，其偽造年代介於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乾隆七年（一七四二）之間，因知所謂「明人拼配」之說純係無根之談而已。茲作考證，冀還其原。

後記

經筆者研究，《隋賢〈出師頌〉》信為烜赫名跡，不愧為國家之瑰寶，其時代乃可上溯至西晉。當然，這一結論務須憑假嚴密的論證方能成立。舉例而言，其中癥結問題首推紹興御府收藏與否之辨，此為斷代之依據，考證之關鍵。不過，解決這一問題若僅僅停留在印文異同之比勘以及米跋優劣之辨析的對峙層面，則顯然是綆短汲深，其結果勢必是各行其是，於事無濟。筆者以為，必須站在鑒藏史的高度加以審視，因其關涉到南宋御府書畫裝裱式的專題研究。毋庸贅述，只有在確定是御府珍儲

聖源堂法書二

翰林院國史編局制誥講讀直學其昌書

蕭子雲出師頌

生師頌 史孝山

世：上至澤祀為僅此星一井其人神
似漢子嘯宵映素雲來曙白雲連
校第寒地煥磨乾十二言人亦而西我
不暇亦更措是西而上的校以
上為要至而祭乞文允喜物初究
百捲為世化松苦古三已律以法為
一麾一色為生更始乃風意楚首
將執之書大原為人最之於乾是
將軍家域抵色校世修等托西於寒
淨法逐其功銘昆託存生表法于彼西
孫至子法象熱李宗莫云各內男因涼
渭河不種及射象懷仰動台森獨甲
士上那傳事傳和瓶之之中



圖二~1 宣和內府本《出師頌》



圖二~2 北宋錢總藏蕭子雲書《出師頌》

的前提下，方有可能解讀帖中諸多重要內證——古印之奧蹟，筆墨之時代特徵等等。憑假前者，可以遠溯唐宋以來的傳承之序；依據後者則足以從容辨析三本《出師頌》筆墨之時代差異，從而推斷其時代。否則，只能成爲一廂情願的奢望而已（註十九）（圖二）。

觀諸北京故宮《說明》，所謂「徐邦達先生的《古書畫過眼要錄》和啓功先生《論書絕句百首》」二書，曾根據該作（案，指《隋賢《出師頌》》）的影印本及相關碑帖拓本做過詳盡的考證、評價」云云（註二十），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徐氏所論，與其稱爲詳考，不如名之爲「要錄」（徐氏亦自稱「要錄」）。「要錄」者，匯集明清諸家傳錄，扼要點評之謂，此中並無超越前人之真知灼見，實乃「了不殊於以往」者而已；啓氏七絕小詩一首，原不過是驟發詩興之類，稱其徘徊於考證之邊緣或更允當。因而二人所論，充其量只能權作資料參考而已！

回首今年六、七月間，載於各媒體的各種詰疑問難並不鮮見（雖然其中不乏有外行之見），依筆者之見，亦宜匯集分類，一一予以解疑釋難，道其所以，庶使誤杯弓爲蛇影者足以冰釋疑難，方是到位。此誠六人專家組責無旁貸之職責。然而，惟據以往之慣例，此事最終或將不了了之——因近期質疑問難之聲既漸趨式微，乃至無聞，則種種疑竇大有以俟塵封之

趨勢。「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正是此種情形。但願筆者之慮純屬杞憂而已，專家組何書將公諸其令人深所折服的研究成果，這正是人們深所企盼的！

以上商榷，未知六人專家組以爲然否？

二〇〇三年九月於梁溪綠波室

註釋：

- 一、嘉德為拍賣而專門印行《晉墨》一書，其「前言」云：「傳為索靖書法的墨跡，今仍現存於世者，唯見此《出師頌》，是為碩果僅存。」當初啓功、徐邦達等的觀點則可透過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潘深亮《稀世墨寶《出師頌》》一文窺見。潘文略云：「……把它（按，指《出師頌》）定為「晉墨」，或「索靖（傳）《出師頌》」，應是無可爭議的。為慎重起見，故宮博物院還請了全國著名鑒定家啓功、徐邦達等大家進行鑒定，他們都同意上述的論斷。」潘文見《藝術市場》，二〇〇三年第八期，載頁一一一。
- 二、參見《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版《故宮博物院就購藏《隋人出師頌卷》作出說明》一文。
- 三、《故宮博物院就購藏《隋人書出師頌》作出說明》在論及此卷的歷代著錄時，僅舉詹、王、顧、安四家著錄以及清宮《石渠寶笈》為例，出處同註二。
- 四、詹景鳳《東圖玄覽編》，《中國書畫全書》（四）輯入，三條依次載頁二一、二六、五五，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一版。
- 五、轉錄自嘉德版《晉墨》一書影印圖版，無頁碼。

六、同上，轉錄自嘉德版《晉墨》一書影印圖版，無頁碼。

七、詳見《書畫記》下冊，頁四五—，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一版。

八、參見《平生壯觀》第一冊，卷一，第五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

九、隋賢《出師頌》中無「宣和、政和」印，此係顧氏誤記。按《平生壯觀》顧氏自序，可知該書乃晚年匯集數十載著錄而成。考顧氏文字，並非依據當場寓目時所錄，而是憑假事後追憶，是以淆紊，舛誤難免於萬一，此後人不可不辨者也。

十、參見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四）輯入，載頁一三八—一三九，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

十一、參見安岐《墨緣匯觀·法書卷上》，載頁三一—四，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版。

十二、傅世《出師頌》凡三本，除本文所論《隋賢《出師頌》》（又稱紹興內府本）外，猶有宣和本，即明代文彭所得，後歸項元汴度藏，復為董其昌刻入《戲鴻堂法帖》中者；又有稱為蕭子雲所書本，為《蘭亭續帖》所輯入，其刻本見上海古籍書店一九七九年九月版，無頁碼。三本大小、行款、字數等均甚仿佛，因而此等因素不能視作《隋賢書《出師頌》》一帖所僅有的特徵。

十三、《玄覽編》全書所記多十六世紀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事，其「胡笳十八拍」條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所記，為諸條中最晚者。見卷三，頁三五下，版本同前。

十四、「孝經」前一條為「宋太宗《蔡行敕》」，其末句云「……此得於嘉興沈氏家，時庚子（一六六〇）十二月七日也。」則分明已作了斷。從而確認「孝經」的係其後另起之首條。《蔡行敕》載

頁四四六。

十五、《平生壯觀》顧氏「自序」云：「……則隨筆記之，邇來三十五年矣。庚午（一六九〇）春孫鐘見而請曰，何不整齊編輯……康熙三十一年春季望日書於方涇草堂」。逆推之，則始錄於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載該書第一冊「引」，頁七。版本同前。

十六、《大觀錄》前宋榮志云：「……康熙壬辰（一七一二）余適來吳，子敏持書謁余請序……」（《中國書畫全書》（八）輯入，載頁一二四下。版本同前。

十七、參見該書上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說明」。考諸其書，甚合。

十八、參見該書安氏「自序」，略云：「……忽忽年及六十，回憶四十年所睹，恍然一夢……時乾隆壬戌（一七四二）七月十二日，松泉老人識於古香書屋。」版本同前。

十九、傅世《出師頌》不管題作蕭子雲書，抑或索靖書；亦無論係刻本，抑或墨跡本，據筆者考據，皆不出三本之範圍。此三本分別為：1. 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度藏本，亦即紹興內府本；2. 明季文彭所獲，後為項子京購得，旋又為董其昌摹刻入《戲鴻堂法帖》者，此本前人稱為宣和內府本；3. 北宋錢勰藏本，題作蕭子雲，米芾《書史》載錄，宣和間葉夢得亦有記述，刻本見《宋揚蘭亭續帖》第二十五。上海古籍書店一九七九年九月印行出版，無頁碼。

二十、徐氏《古書畫過眼要錄》，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出師頌》載頁四九—五一；啓功詩云：「隋賢墨跡史參文，冒作索靖蕭子雲。漫說虛名勝實詣，葉公從古不求真。」見香港《書譜》一九八七年第五期，頁四二上。